

一路秋色到村外

肖胜林

老人、少女和花

张建新

又是一秋。

燕子开始集结。早上，电线上落满了俊俏轻快的燕子。燕子排列在长长的电线上，抖翅、歪头，抑或凝望远方。太阳升起来，升到村东那棵高大的梧桐树的上空。金黄的阳光洒在燕子身上，把燕子晒暖了，晒躁动了，它们开始频繁地飞离电线，复又落下，几次三番后，它们像接受了命令，呼啦啦，一齐飞起来，飞过人家屋顶，飞出村子。

第二日，天色薄明，电线上又落满了燕子，不知这些燕子是不是昨天的燕子。

院门口枣树的叶子黄了，稀疏了，枣儿红红的，挂满了树。熟透的枣子落下来，树下散落一片红。有收庄稼的车在枣树边停下，车上跳下黑红脸蛋的小伙子，他边摘枣子吃，边赞叹枣子的脆甜。院门口，圆滚滚的小花狗看他两眼，复又趴下，懒得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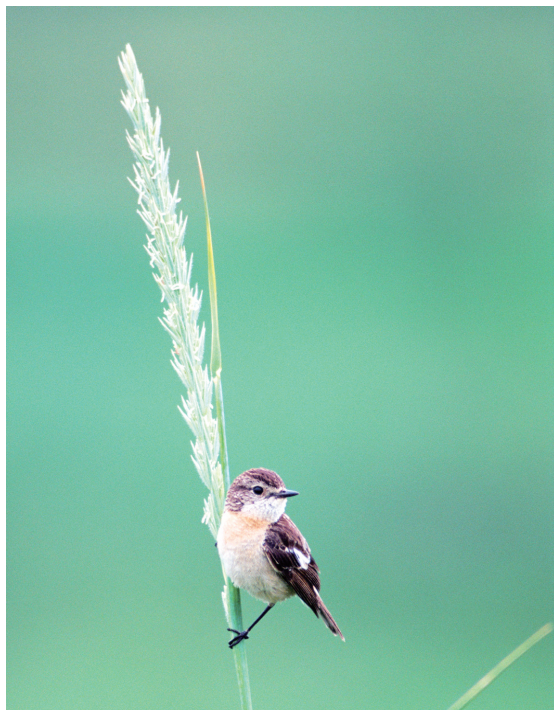
邻家的柿子树挂满了金黄的柿子，压弯了树枝，一大枝压在墙上，累累的柿子便垂在墙壁上，伸手可及。

路边有丝瓜架，丝瓜是带棱的那种，俗称棱瓜。丝瓜真能爬，满了架，又攀上人家的墙，一直攀到屋顶。丝瓜一边爬，一边自由自在地开花、结瓜。秋意渐浓，丝瓜结到大盛，粗粗细细地挂在架上，铺在屋顶的红瓦上。

篱笆下是要种扁豆的。秋风凉爽，扁豆爬满了篱笆。扁豆叶子茂密深绿，扁豆花从叶子里挑出来，洁白中沁着淡紫，状如蝶翅。满架秋风扁豆花，扁豆花一边开一边落，有了小月牙的紫色扁豆，轻巧可人。只等霜降，扁豆荚饱满了，这时节，摘了扁豆，焯水，晾晒干了，雪落时节，可以拿来焖干扁豆。猪肉加一点儿，葱蒜干辣椒加一点儿，焖出的干扁豆，是下酒的好肴。

篱笆上攀几根牵牛花，牵牛花和扁豆和谐生长，扁豆花是紫的，牵牛花呢，是蓝汪汪的，能醉人眼。

庄稼成车地拉回来，晒在路边。先是红红的高粱，晒三五日，高粱还没干透，玉米又摊在路边。秋阳里，高粱通红，玉米金黄，晃着人的眼睛，



凝 李昊天 摄

晃得人心里喜洋洋的。村里多了收购庄稼的，手里拿着喊话的喇叭。这边喊着：高粱，收高粱；那边响着：玉米，收玉米。声音撞破秋阳下的安静，整个村子热闹起来。时有车慢慢地开出村子，车上满载了玉米高粱。

庄稼出手，换得钱来，便可以小酌两杯。酒十元八元一瓶，酒肴可以是蛋炒丝瓜、肉丝嫩扁豆。浅醉里，人们忘却了从种到收的劳累焦灼，脸上堆了知足的笑意。见了面，打招呼的声音响亮喜悦。

秋高气爽。我出门，顺路走，燕子在集结，扁豆在开花，玉米高粱在晒太阳，这秋色啊，羁绊了我的眼睛。天空蓝汪汪的，蓝得要滴下水来。蓝天上，三五簇白云陪我一起走出村子。

秋，安详而殷实。

月亮的陪伴

邹格

正是八月中秋，风儿轻轻，夹杂着桂花的清香，一轮圆月悄然爬上夜空，银辉四溢，星光点点，这如镜的明月，总让人遥望出神。

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我们总把各种情感寄予月亮之上。而古往今来，月亮又何尝不是默默陪伴着我们呢？

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李白在花间独步，有月亮陪他痛饮。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孟浩然客行异乡，好在月亮与他亲近。“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王维在竹林打坐，是月亮静静相伴……

小时候，我们总是唱着快乐的童谣：“月亮走，我也走，我和月亮交朋友……”那时的月亮是如此亲切，我们在田间奔跑，月亮也在追逐；我们在河边散步，月亮倒映水中；我们承欢父母膝下，听他们讲月宫上的传说：“嫦娥奔月”“玉兔捣药”“吴刚伐桂”……望着被月光照亮的云彩，真想驾上它去天宫一探究竟啊！而此时月亮，早已穿过云雾，爬上枝头，清晖冷冽，却多了一丝温柔。

童年的月亮总是与我们形影不离，仿佛是小朋友的最佳玩伴。如今的我们步履匆匆，在都市的喧嚣中忙忙碌碌。在追求梦想的途中争抢赛道。都市的霓虹灯早已盖住了月亮的光辉。月亮的阴晴圆缺也随之抛在脑后。想想你有多久没有

看过头上那一轮圆月？又有多久只顾追逐前行，没有停下静静欣赏身边的风景？

有人评价《月亮与六便士》里主人公的成功，是因为“满地都是六便士，而他看到了月亮”。是啊，你看与不看，月亮一直都在那里。当你披星戴月而归时，只要你抬头望望夜空，那皎洁光辉正一直追随着你的脚步，让你觉得非常心安，不再害怕夜路。

当一切回归平静，霓虹灯也悄然熄灭，偌大的城市中，自己仿佛是一只无家可归的蚂蚁。一阵寂寞涌上心头，抬头看看那轮明月，它洒着淡淡的光辉，总让人想起家乡的那个月亮。

季羡林说：“每个人都有个故乡，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。”身处异乡的游子，不知走过多少城市，看过多少月亮，但还是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。因为漂泊他乡，亲人相隔，沿途难有归属。望着天上那轮皓月，稳稳地落于云烟之中，不禁思绪难禁，三杯两盏淡酒下肚，醉意中畅吟：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。”趁着微醺，闭上双眼，自己仿佛又回到那片田野、那条小河、那屋前，我们在父母膝下听故事……

又至中秋，月色融入长夜，温柔如许。让我们将思念随一缕月光捎回故乡吧！前方父母正准备热乎乎的饭菜等你回家呢！

寒露之后，天气彻底凉了下来，真正的秋天到了。

下楼时，突然想起一楼曾经有两个老人带着一个女孩，已经好长时间没见到了。他们大约是六年前搬过来的，女孩应该是他们的孙女。两个老人白白净净，七十来岁左右，衣着朴素整洁，不大爱说话，有时上下楼梯遇到，还没来得及打个招呼，他们的脸就偏了过去。

那年儿子刚刚读高一，我们住在城西，学校在城东，离家比较远，要横穿整个小县城，我须每天早晚接送。为了节约点时间，我没有将摩托车停到车库，而是停在一楼路边。那天晚上，我照例下楼去骑车接儿子，突然感觉黑暗中有些异样，一抬头，发现有人正将脸贴在一楼的窗玻璃上看着我，着实吓我一大跳。几秒钟后平静下来，我看清楚了是那个女孩，她有着秀气而苍白的脸庞，她目不转睛毫无表情地盯着我，好像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，但我明显感受到她的不正常。

由于早上起得早，晚上睡得迟，从不睡午觉的我，现在中午也必须抓紧打个盹才行，可几乎每天这个时候，都能听到一种奇怪的穿透力很强的呜呜声传来，像风吹进瓶口的那种声音。我住在三楼，这声音不远不近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这从没有过的呜呜声究竟从何而来？

有次外出下楼，刚下到二楼楼梯时，发现老人家的门是虚掩的，那个女孩正准备跨门出来，却被老人呵斥拉了回去，接着，防盗门“啪”一声关上，紧接着屋里响起了呜呜声，原来那声音是小女孩发出来的。我顿时明白了这个孩子或是有着某种身体缺陷，应是智力障碍之类的。我没因好奇去询问和打听，那样会揭开别人的伤疤，未免残忍。女孩看样子十六七岁的光景，是花季年龄，也是家庭的隐痛，一对老人照顾着她的饮食起居，真是不容易，我也明白了老人呵斥要外出的她是为了保护她。

我不知道一个智障孩子的内心有一个怎样的世界，也没人知道她有着怎样希求和焦虑，她通过呜呜声给我们的讯息无人能懂。后来，我发现一楼靠近老人家窗口边的草地上摆了两盆花草，都是常见的那种，有一盆正值花期，在秋风中张开花朵好看的紫红色花瓣。花盆周围用一些破旧砖块护着，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，我想，这也应该是出自那对老人之手吧。这个世界并不完美，人生的缺憾和痛苦往往出乎我们的想象，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让我们可以去忍受残缺和艰辛。

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，因而你无法选择你的出生。我喜欢的作家史铁生对夜情有独钟，从他的文字中我能感受到他坐在轮椅上“盼望夜晚，盼望黑夜，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”的心情，他写道：“风，四处游走，串联起夜的消息，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，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。另一种世界，蓬蓬勃勃，夜的声音无比辽阔。”对于这个孩子来说，她无法用语言向我们表述出内心的另一种世界，她只能用呜呜声向我们表明那个世界的存在，我祝愿那里也有花草星空。

那天晚上忙完家务，我如往常一样下楼去骑车接儿子，又看到女孩把脸紧贴着窗玻璃向外看，她目光平静地看着我挪动车子，我向她友善地点头笑了笑，她用呜呜声回应我，秋夜心凉的微风吹拂着，窗边草地上那两盆花在破旧砖块的呵护下依然鲜丽。

